

Cause of Death



首席女法医

【死亡的理由】

〔美〕帕特丽夏·康薇尔 著
黄妣俐 译

首席女法医

【死亡的理由】

〔美〕帕特丽夏 康薇尔 著
黄妣俐 译

海南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首席女法医.死亡的理由/[美] 康薇尔著;黄妣
俐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0.10
ISBN 978-7-5442-4898-3

I. ①首… II. ①康…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54540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9-220

CAUSE OF DEATH by Patricia Cornwell
Copyright © 1996 by Patricia Daniels Cornwell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0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首席女法医 死亡的理由

[美] 帕特丽夏·康薇尔 著
黄妣俐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熊娉婷
特邀编辑 侯晓琼
装帧设计 金 山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三河市同力印刷装订厂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220千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4898-3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彼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

——《路加福音》(23:22)

南北战争以来，弗吉尼亚最腥风血雨的一年里最后一个早晨，我生了炉火，面向黎明时分即可见得一片汪洋的黑暗窗口坐着。我穿着睡袍，在灯下浏览着办公室的年度统计报告，上面充斥着车祸、死刑、殴打、枪击、持刀杀人这类事件。五点十五分，电话铃声忽然响起。

“讨厌！”我嘟囔着，对接听菲利普·马特家的电话有种不祥的预感，“好吧，我接。”

马特是我在潮水镇地方法院的首席法医代理人，他这幢饱受风吹日晒的别墅隐匿在弗吉尼亚荒凉海岸线上一个名为沙桥的沙丘后面，位于美国海军的海陆基地与后湾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之间。马特的母亲不幸在上星期的圣诞夜过世，他因此回了伦敦。一般而言，这期间，弗吉尼亚法医系统不会指派他处理紧急任务，但他的助理正在医院待产，而停尸间的管理员最近也离职了。

“马特家。”我应道，风在窗玻璃外拉扯着松树模糊的暗影。

“我是切萨皮克分局的警察杨格，”一个声音听似南方白人的男人说，“我找马特医生。”

“他出国了，”我应道，“我能帮你吗？”

“你是马特太太？”

“我是首席法医凯·斯卡佩塔医生，暂时替代马特医生。”

声音顿了一下，继续说：“我们得到消息，有命案发生。是个匿名电话。”

“命案地点在哪里？”

“应该是在海军废船厂附近。”

“什么地方？”我追问。

他重复一遍刚才的话。

“我们谈的是海军海豹特种部队吗？”我想不通，据我所知，废船厂一带的旧军舰只有海豹特种部队演习中的潜水员能够接近。

“我们不知道死者是谁，他可能要找南北战争遗迹。”

“在入夜后？”

“女士，这地方的确是禁区，但除非强行管制，否则根本阻止不了那些好奇心强烈的人，他们会开着船潜入，尤其在入夜后。”

“匿名通报者是这么说的吗？”

“差不多。”

“这就有意思了。”

“我也这么认为。”

“陈尸的位置还不确定。”我边说边继续思忖，为何这名警察还未确知是否真有尸体或有人失踪，就先行通知法医。

“我们正在搜索，海军方面已经派了几名潜水员。顺利的话，我们很快就会掌控现场。但是，我希望你能来了解一下情况。你能向马特医生转达我的慰问吗？”

“转达慰问？”我有点奇怪，要是他知道马特医生的近况，为何还

打电话来这里找他？

“听说他母亲过世了。”

我的笔尖停在一张纸上。“麻烦告诉我你的全名，以及我该如何跟你联系。”

“S.T. 杨格。”他留给我一个号码后，我们都挂断了电话。

炉火渐弱，我起身添柴火，深觉寂寞不安。真希望此刻身处里士满的家中，有营造圣诞气氛的冷杉与窗边烛光相伴，用莫扎特与亨德尔的音乐替代急欲刮翻屋顶的尖啸风声。我后悔当初接受马特的好意，住进了他的房子而非旅馆。我重新读着统计报告，但思绪不曾稍事安歇。我想象着伊丽莎白河里缓慢的水流，温度低于十六度的此时，能见度至多只有十八英寸。

在冬季，潜入切萨皮克湾捞牡蛎，或者到大西洋海域三十英里处发掘沉没的航空母舰、德军潜水艇或价值连城的宝贝，都得有紧身潜水衣。但无论什么季节，在海军部队停泊退役军舰的伊丽莎白河里，我都不觉得有任何诱人之处。我也无法想象，有人在冬天的寒夜只身潜入水中，是为了寻找航空母舰或其他什么，我相信这通密报必定有蹊跷。

我从活动躺椅里起身，走到卧室，我的随身物品都散置在这冷飕飕的狭小空间里。我迅速脱衣，匆匆冲澡，因为入住第一天，我就发现热水器已经旧得不堪使用。事实上，我不怎么喜欢马特医生这幢通风极佳、镶有琥珀色与深棕色松木地板的房子，这样反而更易显脏。我这位英国的代理首席法医似乎活在强风的魔爪里，他精心陈设的这个家时时刻刻都冷如冰窖，此起彼落的声响扰人心神，有时我会从睡梦中惊起，紧握住枪。

为确保明天中午外甥女露西到达时一切准备就绪，我披着睡袍，头发上裹条毛巾，检查了客房和浴室，接着巡视厨房。相较于我自己的厨房，

这里显得相当寒酸。昨天我开车去弗吉尼亚海滩的购物中心把该买的都买了，但还是得在没有压大蒜器、意大利面制面机、食物加工机或微波炉的情况下烹饪。我开始怀疑马特是否在家用餐，甚或在此居住。好在我带了自己的刀和厨具，只要有好刀和好锅，就没什么难得倒我。

我看了几页书，在发烫的鹅颈灯下昏昏欲睡。再次被电话铃声惊醒后，我抓起话筒，眼睛努力适应洒在脸上的阳光。

“我是切萨皮克分局的 C.T. 罗切探员，”一个陌生的男声说道，“我知道你代理马特医生的职务，我们急需你的协助。海军废船厂发生一起潜水意外，我们现在要赶去处理尸体。”

“稍早你们不是已经有一名警察向我报备这起案子了？”

他迟疑了好一会儿，怀着戒心说：“据我所知，我是第一个通知你的人。”

“清晨五点十五分左右，有个自称杨格的警察打电话给我，”我查看着便条纸，“首字母是 Sam 的 S，Tom 的 T。”

他又停顿片刻，以不变的声调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局里没有这个人。”

我的肾上腺素急速分泌。现在是九点十三分，罗切的话让我一头雾水。如果第一次打电话给我的人不是警察，那他究竟是谁，为什么打电话给我，而他又怎么会认识马特？

“尸体是什么时候发现的？”我问。

“六点左右，保安人员在巡逻废船厂时，留意到一艘平底方头划艇停在一艘军舰后方，有根长软管伸进水里，管子另一头似乎有人在潜水。一小时后，他发现没有任何动静，才察觉情况不妙，就赶紧报警。我们派了一名潜水员下去，结果找到一具尸体。”

“身上是否有证件？”

“我们在船上找到一个钱包，驾照显示这是一个名叫西奥多·安德鲁·艾丁的男性白人。”

“他是记者？”我不敢相信，“是泰德·艾丁^①？”

“三十二岁，棕发，蓝眼，和照片上的人一样，住在里士满的西格利斯街。”

我认识的泰德·艾丁是个得过奖的美联社调查记者，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因故打电话给我。这一瞬间，我几乎无法思考。

“我们还在船上找到一把九毫米口径的手枪。”他说。

我再度开口时，语气十分坚定：“在案情水落石出之前，绝对不能向媒体或其他人泄露他的身份。”

“我已经交代过了，这你不用担心。”

“很好。有人知道他为什么到海军废船厂去潜水吗？”我问。

“可能想捞点南北战争时期的纪念品。”

“你凭什么判断？”

“有一大批人到这儿来，就为了河里的炮弹这类东西。”他说，“我们得把他捞上来，尽可能别让他在下面待太久。”

“我不准任何人动他。让他在水里再待一会儿，保持现状。”

“你打算干什么？”他的口气充满戒备。

“还不知道，等到了再说。”

“呃，我认为这件事不需劳驾你跑一趟……”

“罗切探员，”我打断他，“我到案发现场的必要性，以及我要做什么、什么时候到，都不是由你来决定的。”

“我得指挥现场所有的人，而且，今天下午可能会下雪，没人愿意

^① “泰德”为“西奥多”的昵称。

待在码头上挨风受冻。”

“根据弗吉尼亚州的法令，尸体是我的管辖范围，不是你的，也不是其他警察、消防员、救生人员或殡仪馆的。任何人不得碰触尸体，除非我同意。”我疾言厉色，想让他知道我不是那么好惹。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试图叫那些救生员和废船厂的人员少安毋躁，但他们很不高兴。海军方面对我寄予厚望，要我在媒体出现前把这个地方弄干净。”

“这件案子跟军方没关系。”

“你自己去告诉他们。那是他们的军舰。”

“我很乐意这么做。现在你只要告诉其他人我马上赶到就行。”我挂掉电话。

不难预料这一趟得耗多久才能再次回到别墅。我在前门留了张字条，故弄玄虚地引导露西如何在我外出时进入这幢房子。我把钥匙藏在只有她找得到的地方，接着将医务包和潜水装备塞进我那辆黑色奔驰的后车厢。十点一刻，气温已经升至三度，我试图联系里士满警局的彼得·马里诺队长，却毫无音讯。

“谢天谢地。”当车上的移动电话终于响起，我喃喃自语。

我一把抓起电话，“斯卡佩塔。”

“哟。”

“你终于开传呼机了。我快被吓死了。”我对他说。

“要是你被吓死了，怎么还会打这个该死的电话？”从语气判断，他似乎很高兴听到我的声音，“还好吧？”

“还记得那个你看不顺眼的记者吧？”我小心翼翼，以防泄露谈话细节，无线通话很容易被监听。

“你指哪个？”

“就是那个替美联社工作，还不时到我办公室晃一下的家伙。”

他想了想，接着说：“怎么回事？你和他吵架了？”

“比这更糟。我刚接到切萨皮克分局的通报，正赶往伊丽莎白河。”

“等等，你们不是吵架。”听口气，他已经明白了。

“猜对了。”

“该死！”

“我们只拿到一张驾驶执照，所以现在还不是很确定。我会先下水，在别人动他之前看他一眼。”

“你他妈的给我等一下，”他说，“为什么你得亲自做这种事？难道没有其他人可以代劳？”

“我一定要在别人动他之前看他一眼。”我重复道。

马里诺十分不悦，他一向对我过度保护。但他知道多说无用。

“我在想，也许你可以调查一下他在里士满的住处。”我对他说。

“是啊，我他妈的会这么做。”

“我不知道我们该找什么。”

“那么，我希望你让他们先去搜查。”

到了切萨皮克，我从伊丽莎白河出口下交流道，左转上了大街，行经几座砖砌教堂、二手车大卖场和车行。市立监狱和警察分局的另一边开阔萧条，顶端缠满刺网的生锈栅栏围起一个报废机器拆卸场，海军营房逐渐出现在场地中。这处空旷地上肆意散落着金属物，杂草蔓生，中间有个以垃圾和煤炭为燃料的发电厂，提供能源让那个旧船厂维持不景气的运营。烟囱和火车铁轨都静无声息，船坞所有的起重机也都停摆。这也难怪，这天正逢新年前夕。

我沿筑满防波石的长岸驶向一幢呆板的煤灰色建筑物。岗哨门口处，一名身穿便装、头戴安全帽的年轻男子快步走出岗亭。我摇下车窗，云

在狂风横扫的天空里翻腾。

“这里是管制区。”他的表情彻底暴露了他的想法。

“我是凯·斯卡佩塔医生，首席法医。”我亮出黄铜徽章，这徽章表明，在弗吉尼亚州，凡遇突发、无目击者、无从解释的案件或暴力死亡事件，我都有处理职权。

他倾身凑向前检查我的凭证，抬头瞄了我几眼，又盯着我的车。

“你是首席法医？”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开灵车？”

过去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便耐着性子回答：“开灵车的是殡仪馆的人，我不为殡仪馆工作，我是法医。”

“我需要查看你的其他身份证明。”

我递上驾照，猜想这并不会让他改变心意放我通行。他踱到我的车后，把随身携带的对讲机举至嘴边。

“一一呼叫〇二。”他转身背对我，像在密谈。

“〇二。”对方回话。

“有个史卡皮考医生在我这儿，”他把我的名字念错了。确实会有人偶尔弄错，但没他错得那么离谱。

“收到，我们会原地待命。”

“女士，”保安叫我，“往前开，会看到右手边有个停车场，”他指给我看，“你得把车停在那里，走到第二个码头，格林上校在那里，他就是你要见的人。”

“哪里找得到罗切探员？”我问。

“格林上校才是你要见的人。”他重复道。

我摇起车窗，他打开栅门。贴在门上的标志警告我正进入一处工业重地，此处罐装喷漆会引发危险，进入者必须配备安全装备并自行对停车后果负责。远处，死灰色的货船和坦克登陆舰、扫雷艇、驱逐舰及水

翼船阻断了寒冷的地平线。第二个码头上聚集着紧急救生工具、警车以及一小伙人。

我依指示停好车，走向目光粘在我身上的那些人。我的医务包和潜水装备还留在车上，此时我只是个两手空空、套着一双登山军靴、身穿宽松羊毛休闲裤和军绿色外套的中年女子。刚踏上码头，便有一名身穿制服、佩戴识别证的灰发男子拦住我，认为我擅闯禁区。他挡住我的去路，不带一丝笑容。

“需要我为你效劳吗？”他语气有点犹豫，头发被风吹乱，脸也冻红了。

我再次说明自己的身份。

“哦，好极了，”这显然不是真心话，“我是海军调查小组的格林上校。我们现在真的该有点进展了。听着，”他转身背向我对其他人说，“我们准备取下CP……”

“请问，你属于海军调查小组吧？”我打断他，想当场把这件事弄清楚，“据我所知，这个废船厂目前并非海军的资产。如果它属于海军，我就不该出现在这里，如此这个案子就归海军处理，并由军方病理学家进行验尸。”

“女士，”听他口吻，俨然是我在试探他的耐性，“废船厂现在由民间承包营运，不属于海军的资产。然而，我们感兴趣的原因是，显然有人未经许可潜到军舰底下。”

“你认为这个人为什么要这么做？”

“有些寻宝者认为他们可以找到一些旧炮弹、老船钟及其他小东西。”

我们站在“埃尔帕索”货运船和“开拓者”潜艇之间，两艘船光泽尽失，造型刻板。河水看起来像卡布其诺咖啡，我心知河里的能见度比我预期要糟得多。潜艇旁有个可供潜水的平台。我没看到任何有人遇难的迹象，

也不见救生员、警方对这起死亡事件采取行动。我向格林提出这些疑问，刮过河面的强风使我的脸失去知觉，而他背对着我不予回应。

“听着，我可不想为了等斯图在这儿待上一整天。”他对一个穿着工作服和脏滑雪外套的人说。

“我们干脆把布司硬押到这儿来好了，上校。”那人回应道。

“门儿都没有。”格林说。看来他跟这帮在废船厂混饭吃的人相当熟。“找他来也没什么用。”

“该死，”另一个长胡子纠结成一团的家伙说，“我们都知道早上这个时间他还没醒酒。”

“得了吧，你们这些乌鸦笑猪黑的家伙。”格林的话引得这群人哄堂大笑。

大胡子的脸红得像生汉堡里的肉。他用红通通的手遮着风点了根烟，诡异的眼神直盯着我。

“我昨天滴酒都未沾，别说是水。”他的话惹得同伴笑得更大声了。

“该死的，简直像巫婆的奶头一样，冷死了，”他抱住身子，“我该穿件厚一点的大衣。”

“我告诉你，那里更冷。”另一名工人接腔。我恍然悟到他原来是指遇难的潜水者时，冷得牙齿咯咯作响。“现在，那家伙一定很冷。”

“他现在已经什么都感觉不到了。”

和格林说话时，我得努力控制自己不听使唤的嘴。“我知道你急于开始行动，我也是。但救生员和警方人员在哪儿？河里甚至连标示尸体位置的救生艇都没有。”

有六七双眼睛死死瞪着我，我扫视着那些历尽风霜的面孔，他们极像是隐身于现代社会的一小撮海盗。他们不欢迎我闯入他们的私人俱乐部，这令我回想起早年凡遭无礼对待和觉得孤立时就想流泪的心情。

格林终于回答了我的问题：“前方有个大锚的房子，是救难中心，警方正在里面打电话。潜水员可能也在里面取暖。救生小组正在河对岸的登陆点等候指示，他们早就在那里待命了。有件事你可能会感兴趣，警方在那个登陆点发现一辆卡车和一辆拖车，他们相信那是死者的。你跟我来吧，”他开始迈步，“我告诉你在哪里。我知道你准备和其他潜水员一起下水。”

“没错。”我跟着他沿码头走去。

“真他妈的搞不懂你到底想看什么。”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学会不去期待，格林上校。”

路过那些残旧不堪的军舰时，我注意到很多金属线沿着舰身导入水中。“那些是什么？”

“CP——阴极保护装置，”他回答，“充电之后能减轻船只受侵蚀的状况。”

“我希望已经有人关掉那些玩意儿了。”

“电工就快来了，他会切断整个码头的电源。”

“所以死者可能是误触阴极保护装置？我怀疑他当时能否看见这些东西。”

“没那么严重，电量很弱，”他说，仿佛这是个常识，“只相当于九伏特的电池。阴极保护装置要不了他的命，你大可把这项疑点从列表里剔除。”

在码头尽头，我们停下脚步，看见一艘露出尾部的潜艇。离它不到二十英尺处，是一条裹着铝皮的深绿色小船，艇上有一根黑色长管，从紧贴着小船乘客座一侧内管的压缩机延伸出来。小艇甲板上散落着各式工具、水肺装备和其他物件，我猜有人相当随性地翻找过。我胸口开始紧绷，内心比外表看起来更加激动。

“他可能只是不小心溺水身亡，”格林说，“我见过的潜水意外大多是因为大意。人死在水里跟死在浅滩上没什么差别，反正就这么回事。”

“他的潜水装备不太寻常。”我对他的推论不以为然。

他注视着那条顺水流打转的船，“水烟筒。的确，这一带没什么人用。”

“发现那艘船的时候，水烟筒还在动吗？”

“没油了。”

“还有更多关于水烟筒的资料吗？比方说，它是不是自制的？”

“不，是批量生产的。”他说，“五马力汽油驱动压缩机，让表层空气通过连接第二水位活塞的低压软管。只要油够用，就足以让他在冰下撑四五个钟头。”他仍盯着那条船。

“四五个钟头？为什么？”我看着他，“要是为了捕龙虾、鲍鱼，我还能够理解。”

他没有搭腔。

“下面有什么？”我说，“别跟我说什么南北战争遗物，你我都清楚下面根本没有那些玩意儿。”

“没错，下面没有那些鬼玩意儿。”

“所以，”我说，“他以为能找到什么。”

“不幸的是，他错了。你看，云层移动得越来越快，我们赶快开始打捞吧。”他翻起大衣领子挡住耳朵，“我想你应该有潜水资格。”

“好几年了。”

“我还是得先检查你的潜水资格证。”

我看着那艘船及旁边的潜艇，忖度如何才能不按这些人的指挥行事。

“如果你想下水，一定要随身携带证件，”他说，“我想你该知道。”

“在我看来，军方不该插手这件案子。”

“按理说是如此，但谁管不都一样。”他瞪着我。

“我知道。”我回瞪着他，“要是我把车停在码头上，省得扛一堆装备走半英里，是不是也得先弄张许可证？”

“你确实得先有许可证才能在码头上停车。”

“听着，我什么证都没有。没有潜水资格证，没有救生潜水证，没有潜水记录，甚至没有弗吉尼亚、马利兰或佛罗里达任何一州的执业证。”

我语速飞快，他插不上话，态度愈发强硬。他眨了几下眼睛，我觉得出他的不快。

“我最后一次请求你让我开始展开工作。”我继续说，“据我所知，这是一桩非自然死亡的案件。如果你不打算配合，我很乐意打电话给警察局、联邦法院执行官或联邦调查局，悉听尊便。再过二十分钟，支持的人就会到。我的电话就在口袋里。”我拍拍口袋里的手机。

“你要潜水——”他耸耸肩，“就请便。但你得先签署一份文件，万一发生什么状况，废船厂不必对你的行为负责。不过，我怀疑这里是否有这种格式的文件。”

“我明白你的意思，现在我必须签署一份你手上没有的文件。”

“没错。”

“那好，”我说，“我拟一份弃权证明给你。”

“我们通常都交给律师处理，可律师今天放假。”

“我就是律师，而且全年无休。”

他下巴肌肉抽搐，我知道他无须费神找任何文件，手头就有现成的。我们开始往回走，我的胃因害怕而紧绷。我不想再潜什么水了，我不喜欢今天遇到的这些家伙。而且，万一这个案子牵涉政府或某大财团，我一定会卷入这种官僚制度的铁丝刺网中。但是，结果出乎我的意料。

“告诉我，”格林又用轻蔑的口吻对我说，“所有首席法医都亲自验尸吗？”